

熊召政 著

張居正

熊召政

张居正 · 木兰歌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熊召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354-2679-4

I. 张…

II. 熊…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473 号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朱久山 梁 风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1.375 插页:13

版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1410 千字 印数:20001—28000(套)

盒装定价:96.00 元(4 本)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熊召政，湖北省英山县人，1953年出生，1981年开始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集多部。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新诗奖。

要从中嗅出个什么“味儿”来。他倒很自然由章太郎想到外得用，由外得用想到李太后。这么连挂上去。就覺得这里头大有文章。“章太郎敢这么放肆，肯定是得罪了上方宝剑。”~~揪住~~
~~想不出~~这么个结论。由此更推测上他才一个月的前首辅陆居正肯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李太后。顿时，舆论对陆居正极为不利。

面对这一团乱麻的局面，陆居正尽管心情沉重，但却镇静如常。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就是~~
~~不好~~不听野署市坊的那些议论，单从东来谒见的那些官员的^{言辞}神色举止中，就大致推断得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抓住牛鼻子而不是让人牵着鼻子走，他在这方面告戒自己。因此，当身
 部尚书谭纶~~来~~^{走进他}的直房遇见时，他劈头就问：“子理，你手下究竟有多少人考子，闹事？”

「元鋪，

皇上像是有

什么事。」

张居正话音

刚落，只见

内使抬了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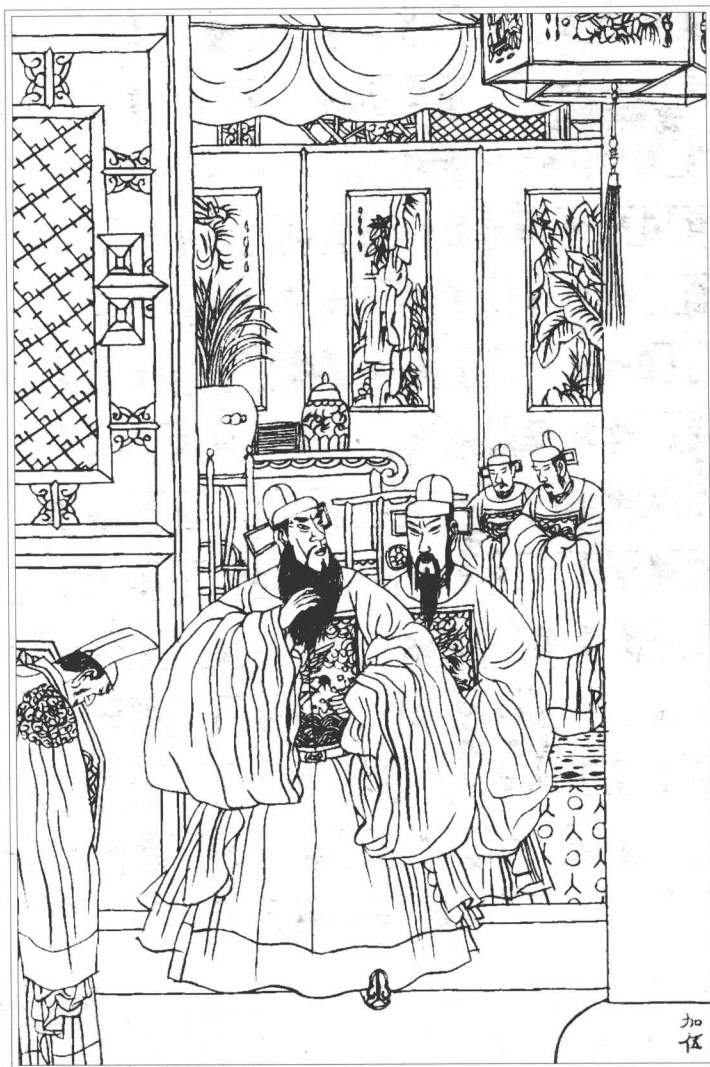
乘小轿飞奔

过来，招呼

两位阁臣上

轿，说是皇

上要见他们。



「談解

脫法門。」

李延一听

这是佛家

语言，便

相信真的

遇到高人

了。嘴上

没说什么，

屁股已坐

到石凳上

了。



李延

貪墨軍餉
聚斂大筆
財富的事
情，不可
能瞞過身
邊心腹。
如此推理，
說不定可
以牽出一
個轰动朝
野的貪墨
大案來。



玉娘

唱得如泣
如訴，待
把那三个
「錯」字
唱完，張
居正却開
口問道：
「請問玉
娘，方才
這《木蘭
歌》，詞
是誰撰
的？」



内容简介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作家早年素有诗名,近年徜徉于朱明王朝之间,对这位毁誉参半的乡党悉心研究,将诸多感悟凝诸笔端,力图全方位塑造出这位政治家的血肉之躯,展示万历前后社会生活的全景画图。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第一卷。小说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庭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写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晓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目 录

第 一 回	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变童·····	1
第 二 回	述病情太医藏隐曲	定总督首辅出奇招·····	17
第 三 回	主事钻营买通名妓	管家索贿说动昏官·····	33
第 四 回	魏侍郎惊听连环计	冯公公潜访学士府·····	49
第 五 回	姨太太撒泼争马桶	老和尚正色释签文·····	70
第 六 回	新总督街头奇断案	假老表千里访行辕·····	85
第 七 回	斗机心阁臣生龃龉	信妖术天子斥忠臣·····	102
第 八 回	江南大侠精心设局	京城铁嘴播弄玄机·····	120
第 九 回	密信传来愁心戚戚	死牢会见杀气腾腾·····	138
第 十 回	王真人逞凶酿血案	张阁老拍案捕钦差·····	157
第 十 一 回	慈宁宫中红颜动怒	文华殿上圣意惊心·····	176
第 十 二 回	太子无心闲房搜隐	贵妃有意洞烛其奸·····	193
第 十 三 回	皇上驾崩阁臣听诏	街前争捕妖道潜踪·····	213
第 十 四 回	访南岳时黜官受窘	极高明处孤鹤来临·····	228
第 十 五 回	李按台坐镇南台寺	邵大侠月夜杀贪官·····	245

第十六回	后妃定计桃僵李代	首辅论政水复山重	262
第十七回	怒火中草疏陈五事	浅唱里夏月冷三更	277
第十八回	勘陵寝家臣传密札	访高士山人是故知	301
第十九回	解偈语秉烛山中夜	敲竹杠先说口头禅	319
第二十回	演蛤蟆戏天子罚跪	说舍利珠内相谗言	342
第二十一回	众言官吃瓜猜野谜	老座主会揖议除奸	362
第二十二回	辗转烹茶乃真名士	指点迷津是假病人	380
第二十三回	紫禁城响彻登闻鼓	西暖阁惊听劾奸疏	396
第二十四回	东厂豪校计诛妖道	工部老臣怒闯皇门	411
第二十五回	哭灵致祭愁壅心室	问禅读帖顿悟天机	429
第二十六回	御门宣旨权臣削籍	京南饯宴玉女悲歌	445

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变童

第一回

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清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仍是一片肃杀。后半夜响了几声春雷，接着扯起漫天丝丝冷雨，天气越发显得贼冷，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巡夜的更夫皂隶一挂清鼻涕揪了还生。却说各处城楼五更鼓敲过之后，萧瑟冷清一片寡静的京城忽然喧哗起来，喝道声、避轿声、马蹄声、唱喏声嘈嘈杂杂。通往皇城的各条街衢上，大小各色官轿一乘接一乘匆匆抬过。憋着一泡尿也舍不得离开热炕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例朝的日子——不然，这些平日锦衣玉食的章服之侣介胄之臣，决计不肯吃这等苦头。

大内刻漏房报了寅牌，只见皇城午门内东南角的内阁衙门，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被司阁缓缓推开。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里走出来。此时熹光初露冻雨才停，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参加朝见的文武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带领下已来到皇极殿外序班站好。

两位阁臣刚出大门，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把高拱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大胡子吹得零零乱乱。就因为这部大胡子，再加上性情急躁，臣僚和宫廷中的太监背地里都喊他高胡子。

“都二月了，风还这么刺骨头。”高拱一面整理胡子，一面用

他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

“二月春风似剪刀嘛。”身材颀长器宇凝重的张居正，慢悠悠回答。他也有一部长须，只因用了胡夹，才不至于被风吹乱。

内阁大门出来几十步路，即是会极门。两个腰挂乌木牌的小火者正在擦拭会极门的础柱，见两个辅臣走过来，连忙避到一边垂手恭立。高拱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顾着和张居正说话：“太岳，今日皇上要廷议广西庆远府僮民造反之事，兵部平常都是由你分管，你准备如何奏对？”张居正说：“广西庆远府山高林密，僮民于此聚居，本来就持械好斗，加之地方官吏无好生之德，盘剥有加，遂激起民变。其首领韦银豹、黄朝猛两人，胆大妄为，率领叛民屡戮天子命官，攻城劫寨，甚嚣尘上，如今已经三年。地方督抚连年请兵请饷，朝廷一一答应调拨，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可是叛民却越剿越多。昨日警报抵京，说是韦银豹又攻陷收复不到半年的荔波县城，把知县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擒贼擒王，要想荡平庆远积寇，地方宁救，只有一个办法，把韦银豹和黄朝猛这两个贼首擒杀。”高拱点点头说：“理是这个理，奈何剧贼据险，五万官军剿了三年，自己损兵折将，却没伤着韦银豹一根毫毛。”“这是用人不当，”张居正决断地说，“应重新选派两广总督。”高拱警觉地问：“你认为应该选派谁？”张居正答：“我还是推荐殷正茂。”高拱的脸色略一阴沉，这位“天字一号”枢臣，同时兼着吏部尚书，拔擢用人之权，被他牢牢抓在手中。此时他冷冷地说：“你已经三次举荐他，我已说过，这个人不能用。”张居正并不计较高拱的粗暴态度，只是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元辅为何对殷正茂成见如此之深。”高拱说：“殷正茂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但贪鄙成性，起用他，不要说我，皇上也不会同意，朝中大臣更不会支持。”张居正摇摇头。他知道高拱在这一问题上怀有私心。现任两广总督李延是高拱的门人，深得高拱信

任。但正是这个李延，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容不得人。先是排斥令倭寇毛贼闻风丧胆的铁胆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奉调北上任蓟镇总兵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接替他继续担任剿匪任务，李延又多方掣肘，扣军饷，弄得俞大猷进退两难。这回韦银豹攻陷荔波县城，李延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上折子弹劾俞大猷拖延军务，剿匪不力。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博、左御史葛守礼等，都知道俞大猷的冤枉。但高拱一味偏袒李延，他们也无可奈何。张居正私里征求过杨博和俞大猷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李延不撤换，庆远叛贼就绝无剿平之日……

张居正沉思着不再说话，高拱又说：“太岳，待会儿见到皇上，不要主动提出更换两广总督事。不管李延留不留任，反正殷正茂不能接任。再说，内阁没有议决，一下子捅到皇上那儿，倘若争执起来，叫各位大臣怎么看？”

高拱明是规劝，暗是威胁。张居正苦笑一下答道：“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

说话间，两人走出会极门。由此北上，便是皇极门前的御道。忽然，御道上传来喧闹之声，两人循声望去，只见靠近皇极门的御道中间，停着隆庆皇帝的乘舆。

高拱顿时心下生疑，对张居正说：“皇上这时候不在皇极殿中御座，跑来这里做甚？”

张居正也大惑不解。隐隐约约，他看到隆庆皇帝站在乘舆跟前指手划脚，仿佛在发脾气。

“元辅，皇上像是有什么事。”

张居正话音刚落，只见内使抬了两乘小轿飞奔过来，招呼两位阁臣上轿，说是皇上要见他们。

两位阁臣赶到时，只见隆庆皇帝朱载堉正在乘舆旁边走来走去。他三十岁时，从父亲嘉靖皇帝手中接过皇位，改年号为隆

庆。朱载堉今年三十六岁，正值盛年，却因酒色过度，未老先衰。这会儿只见他满脸怒气，身上虽然穿着大朝时的章服，但头上的冠冕却没有戴正，前后对称的缜板歪在一侧，缀吊着的珍珠宝玉一片乱摇。一大群乾清宫的近侍环跪在隆庆皇帝周围，一个个战战兢兢，显得异常紧张。

“皇上！”

不等轿子停稳，高拱就跳将下来，疾声喊了一句，走到皇上跟前跪了磕头。张居正跟在他身后，也跪了下去。

“啊，你们来了，来了就好，我要告诉你们，我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隆庆皇帝不停地来回走动，嘴里恨恨不休地唠叨着。雨虽停了，但天尚阴沉，北风一阵赶一阵地刮。两位大臣跪在地上，棉袍子被渍水浸湿，又冷又硬的石板硌得膝盖生痛生痛，寒气也透入骨髓。这滋味很不好受，但皇上没有发话，谁也不敢起来。“皇上，赐两位老先生平身吧。”服侍在侧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张贵小声提醒，隆庆皇帝这才弯腰扯住高拱的衣襟，大声嚷道：“起来。”

“谢皇上。”

高拱与张居正谢恩站起，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不知道皇上为何突然怒气冲冲。隆庆皇帝仍然扯着高拱的衣袖。又是一阵寒风吹来，高拱刚整理好的胡子又乱了，飘了一脸，高拱有些尴尬，伸手拂尽脸上的银白长须，轻声说：“皇上，早朝的时间到了。”

“早朝，什么早朝？”隆庆皇帝仿佛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

两位大臣这才感到皇上神情恍恍惚惚，与往日大不相同。高拱于是小心翼翼问道：“皇上不早朝，又想做什么呢？”

隆庆皇帝沉默不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高拱。忽然他把高拱拉到一边，耳语道：“你是朕的老师，也是朕一手提拔的首辅，

现在有人欺负朕，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高拱小心地问：“是什么人敢欺负皇上？”

隆庆皇帝愣了一下，继续说道：“你把奴儿花花给我找回来。”

“这……”高拱一时语塞。

在隆庆皇帝与高拱说话时，张居正小声问张贵：“皇上今儿早上怎么了？”

张贵说：“早上起床盥洗，皇上还好好儿的，一出乾清宫，刚坐上轿舆，皇上就嚷着要下来。然后不知为何气呼呼的，一口气走到这里来了。”

“皇上手上的疮好了吗？”

“没有，”张贵摇摇头，声音愈低，“有时候痒起来，整夜都不能睡觉。”

“叫过太医了吗？”张居正问。

“哎呀，还没有，”张贵一拍脑门子，连忙对身边的一位小火者说，“快，去叫太医来。”

小火者飞一般的跑走了，一直拽住高拱衣袖不放的隆庆皇帝，这时声音又高了起来：“一说奴儿花花，你就不吭声，朕看你也不是个忠臣！”

高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应答。站在一旁的张居正上前朝皇上一揖说：“请皇上还宫吧。”

“皇上，回宫吧。”高拱也小声请求。

犹豫了一会儿，隆庆皇帝长叹一声说：“好吧，你们送我。”

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示意隆庆皇帝上轿。皇上却不理睬，他仍拽住高拱的衣袖，抬步走向皇极门前的金台。

在金台上，隆庆皇帝又停下脚步，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忽然跺了一下脚，恨恨地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